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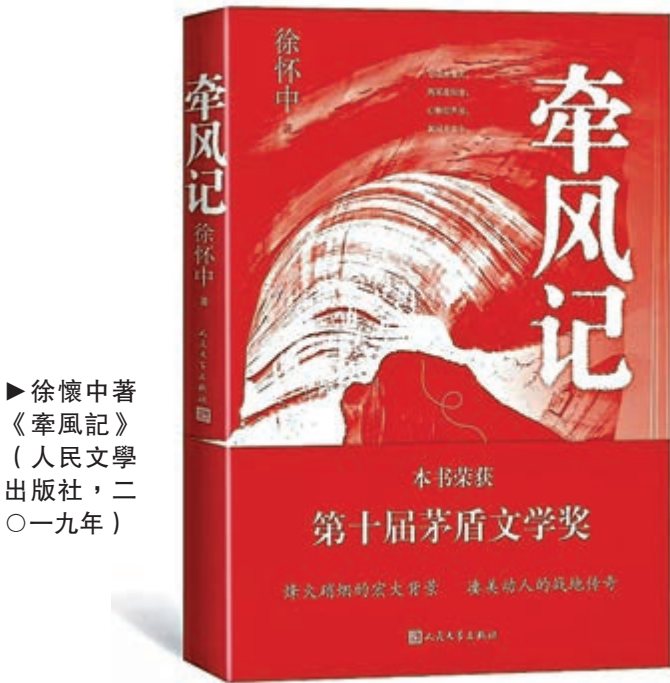
新中國文學是一幅五色斑斕的長卷。若想藉由一個人的創作歷程透視這七十年的歷史，徐懷中無疑是一位合適的人選。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創作第一個話劇劇本到二〇一八年完成長篇小說《牽風記》，徐懷中的書寫生涯縱越七十載。從硝煙瀰漫的戰爭風雲到純真爛漫的青年愛情，徐懷中的文學筆觸橫跨各題材。

如今，已屆耄耋的徐懷中依然寶刀不老，依舊文字春風，這位將畢生才力鋪灑在新中國文學之路上的鬥士，不僅自成傳奇，亦為文學後輩樹立了榜樣。這個月九十歲生日的徐懷中，在北京接受了大公報的獨家專訪。老人不僅憶述了《牽風記》的創作始末，還表達了對文壇後輩的欣賞與期待。



閃亮的名字  
新中國70華誕

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



►徐懷中著《牽風記》（人民文學出版社，二〇一九年）

一九六二年冬，北京西山八大處密魔崖的一座古廟裏，「呼呼呼……」凜冽的寒風穿窗而過，徐懷中猛地打了一個寒顫，執筆的右手愈感僵硬。「牽，風，記……」作家緊了緊通紅的鼻頭，寫下了開篇幾個字。他打算寫一個長篇出來，很精彩的那種。但他沒有料到，直到半個多世紀之後，這部小說的最後一句話才畫上它的句點。

十六歲就參加八路軍的徐懷中可謂一生戎馬。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，再到深入越南戰地進行訪問，徐懷中從一名部隊美術員做起，在槍林彈雨中揮筆，直至後來擔任昆明軍區宣傳部副部長、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、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要職。可以說，跌宕起伏的時代波瀾給了徐懷中最大的歷練，也成就了他亦文亦武的獨特人生。

小說《牽風記》講述的是劉鄧大軍千里挺進大別山期間，三個年輕人之間的戰地戀歌。血腥的戰火，浪漫的愛情，純真的文字，徐懷中書寫了一段烽煙史話，其中既有他對於戰爭與人性的深刻思考，也有對人與自然奇妙關係的獨特表現。「亦真亦幻」的《牽風記》一經面世，即被認為「開闢了軍事文學的新境界」。今年八月，徐懷中接到人民文學出版社責任編輯的電話，方知自己獲得了茅盾文學獎。消息很快傳開，《牽風記》瞬間「火」了。事實上，這部作品的第一手稿，早在五十多年前就「火」過一把。

### 難忘「挺進大別山」

一九四七年，解放戰爭進入關鍵的一年。當時，徐懷中正是隨隊的美術宣傳員。很快，出於鬥爭形勢需要，徐懷中受命在河南新縣轄下一個鄉擔任武工隊長。率領小分隊與敵軍周旋，憑藉智與勇跟土頑鬥爭，多少次子彈從衣袖旁穿過，徐懷中根本無暇辨聽金屬與空氣摩擦的聲音。「挺進大別山是解放戰爭中最絢爛的一個華章，也是我個人經受過的最嚴峻考驗。」徐懷中回憶說。

戰爭結束後，徐懷中思忖着把這一切寫成小說。一九六二年，徐懷中請了半年長假，住進了中國作家協會的創作基地，也就是密魔崖上那座古廟。廟宇殘破，寒

# 徐懷中：我還沒有撤離戰場

冬季節，徐懷中就在屋子裏燒一個煤爐取暖。為了避免煤氣中毒，他不得不在窗上開洞，並自製了一個簡易風斗，如此一來，空氣可流，寒風不勁。就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，徐懷中夜以繼日，奮筆疾書。終於，半年假滿，《牽風記》成功出爐。然而僅僅幾年後，歷經一個特殊時期，徐懷中不得不將二十萬字的書稿付之一炬。

### 再度提筆 重述牽風

「時過境遷，隨着後來思想解放運動的大潮，包括我自己創作思想和寫作手法的進步提升，我也有了一個新的領悟，就是再也不為燒毀書稿而多麼遺憾。」二〇一四年春節，八十五歲的徐懷中心情甚好，自覺中氣十足，意脈舒暢，於是他再度提筆，重述牽風。四年後，徐懷中完成了《牽風記》的手稿。用老人自己的話說：「我的小小紙船在『曲水迷宮』裏繞來繞去，半個多世紀過去了，終於找到了出口。」

在這部「重生版」《牽風記》中，投奔延安的青年學生汪可逾，路經「夜老虎團」駐地，因一曲古琴《高山流水》，與知識分子出身的團長齊競相識，成為這名年輕指揮員部下的一名文化教員。汪可逾聰明靈動、冰清玉潔，小說因她牽出了一段段戰爭歲月的甘苦。團長齊競文武雙全，儒雅健談，躊躇滿志，前程無限。在浪漫激越的戰地戀歌即將奏響之際，卻發生了難以預料的突發事件，讓二人走向淒苦與悲愴。騎兵通信員曹水兒高大威猛、勇

►戎馬一生的徐懷中



▲徐懷中向大公報講述創作《牽風記》背後的故事

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



▲徐懷中與夫人于增湘



▲一九六六年，徐懷中出訪非洲四國

敢果決，為齊競所看重，也頗受女性青睞。在漫天烽火中他卻時常自我失控，終於釀成了悲劇。

在出生入死的戰火中，汪可逾、齊競、曹水兒等人的命運有着怎樣的演變？那匹靈性神奇、善解人意的老軍馬又該如何功德圓滿，死而無憾？一部《牽風記》，圍繞「三人一馬」的傳奇故事，徐徐展開了一幅跌宕起伏又引人入勝的斑斕畫卷。

小說面世後，評論紛紛指出，《牽風記》是一部具有深沉的現實主義質地和清朗的浪漫主義氣息的長篇小說，也是一部具有探索精神藝術作品，為戰爭文學貢獻了新的典型。作品以抒情筆墨寫戰爭風雲



▲徐懷中在越南南方叢林中

，從人性、人情的角度切入戰爭，把戰爭寫得殘酷而充滿傳奇，同時又唯美靈動。進行這樣一種創造與創新，需要作家的勇氣與膽識、理性與清醒。

「以前我寫的若干中短篇，都是打前哨站。這一次的《牽風記》，可算是我文學征程上的最後一擊。」徐懷中自己評價道。

對於「牽風」二字，外界一直頗多解讀。「最開始擬定這個題目，我的意思很單純，就是想表達千里挺進大別山牽引了我軍的戰略進攻之風。」徐懷中說，後來在重寫和咀嚼文稿的過程中，我發現小說主人公之間的浪漫愛情，特別是書中頗具象徵性的悠悠琴聲，跟《詩經·國風》中所描摹的先人生活，就是那種質樸恬淡、快意跳脫和率真自由，似有隱隱相通之處。「如此一來，將『牽風』解讀為『牽引國風之風』也未嘗不可，《牽風記》亦多了一重意象。」

### 不斷「做減法」反璞歸真

從一九四五年進入部隊繪製標語、宣傳畫，到一九四九年後創作話劇、歌舞劇，再到後來轉入小說寫作，在超過七十年的文學生涯中，徐懷中並不是一位「高產」作家，但他對自己要求甚嚴，一旦落筆，就必須寫好，否則寧可握在手裏不拿出去。長篇小說通常為四五十萬字，甚者也有百萬字之巨。但徐懷中最初對《牽風記》的構想就是十七八萬字即可。初稿完成後，徐懷中反覆精簡，最後只剩下十三萬字稍多。而記者獲悉，根據茅盾文學獎的評選規則，參評長篇小說的數字下限恰定為十三萬字。換言之，如果徐懷中再刪去千把字，他就只能放棄參評了。

徐懷中曾說過，相比於其他更年輕的作家是在創作上不斷深化掘進「做加法」，他這樣年紀和生活閱歷的人，反倒是要努力擺脫既有的文藝觀念和創作模式，不斷地「做減法」，實現「反璞歸真」。



▲為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九十周年（二〇一七年）而推出的《光輝足跡》連環畫特輯，圖為徐懷中著《地上的長虹》，書中插圖由鄭家聲、周公和繪製



▲早在一九五七年，徐懷中就出版了長篇小說《我們播種愛情》



▲徐懷中寫作《我們播種愛情》，攝於一九五〇年代

在文學征程上，徐懷中始終十分尊敬前輩作家。「我從學習寫作起，就常常流連於孫犁先生的瓜棚豆架之下。孫犁先生筆下的革命歲月是那樣地充滿生活氣息，他的文筆是那樣地不事雕琢。在我看來，正是孫犁先生的一枝妙筆，把革命戰爭題材引入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世界。」徐懷中一字一頓，加重語氣說道，「但是對孫犁先生的貢獻，對他唯一一部長篇《風雲初記》的價值，文學界卻始終沒有給予充分的評價。」

在《牽風記》中，戰爭的血腥殘酷與愛情的唯美纏綿緊密交織，革命題材的粗獷氣質與浪漫敘事的細膩筆觸相得益彰，豐富多樣的兵法知識與鮮活詩化的語言風格水乳交融。很顯然，徐懷中傳承了孫犁的衣鉢精華。「我受益於孫犁先生不是在某一個時期，而是終生。孫犁先生永遠是我學習的楷模。」徐懷中再度提高聲調，認真地說。

長期以來，徐懷中都以孫犁為榜樣。如今，九十歲依然筆耕不輟的他，也早已成為其他人的偶像。對於文壇後輩，徐懷中也充滿了欣賞與期待：「我讀過很多年輕一輩作家的作品。讀了之後，我很有一種呼吸到了大量負氧離子的愉悅感，從他們那裏我得到了很多啟發。」

被徐懷中定為「收官之作」的《牽風記》已經面世，但在老人眼裏，其中的故事並未完結。「以後寫不動長篇了，我打算寫寫短篇，把我對《牽風記》內涵的追求延續下去。」

「戰爭已經結束，但我還沒有撤離戰場。」老人微微仰首，清聲說道。

部分圖片：受訪者提供



掃描QR Code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讀書資訊